

老殘遊記

老殘遊記

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

民國二十二年十月出版

新式標點
老殘遊記

洋裝一冊——定價五角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分售所

標點者	校閱者	出版者	託售所
李菊廬	張繼良	上海梅白格路 大達圖書供應社	上海 各省 廣益書局

哈爾濱
哈爾濱
哈爾濱
哈爾濱
哈爾濱
哈爾濱
哈爾濱
哈爾濱
哈爾濱
哈爾濱

成文信
成文信
成文信
成文信
成文信
成文信
成文信
成文信
成文信
成文信

青島
青島
青島
青島
青島
青島
青島
青島
青島
青島

成和堂書局
成和堂書局
成和堂書局
成和堂書局
成和堂書局
成和堂書局
成和堂書局
成和堂書局
成和堂書局
成和堂書局

成文信書局
成文信書局
成文信書局
成文信書局
成文信書局
成文信書局
成文信書局
成文信書局
成文信書局
成文信書局

成文厚書局
成文厚書局
成文厚書局
成文厚書局
成文厚書局
成文厚書局
成文厚書局
成文厚書局
成文厚書局
成文厚書局

老殘遊記標點符號說明

。表示一句的結束。

例：山上有箇閣子，名叫蓬萊閣。

，表示頓或讀。

例：到了次日，老殘起來，見那天色陰的

很重，西北風雖不甚大，覺得棉袍子在身上，有飄飄欲仙之致。

；表示含有幾箇小讀的長讀。

例：那雙眼睛，如秋水，如寒星，如寶珠，如

白水銀裏頭養著兩九黑晶球，左右

一顧盼，連那坐在遠遠牆角子的人

都覺得王小玉看見他的那坐得近

的，更不必說。

：(1)表示總起下文。

例：原來是二十卷書，頭兩卷是四言，卷

三至十一是五言，十二至十四是新

？

例：表示疑問。
虎怎樣過去的一箇人沒有傷麼？

例：表示情感或願望等。

例：噯呀！噯呀！實在危險得極！〔驚嘆〕

例：鐵老爺傳來瞧！〔招呼〕

例：好哥哥！好親哥哥！好親爺！你再借給

我二百銀子罷！〔願望〕

例：(2)

體詩，十五至十七是雜言，十八是樂章，十九是歌謠，卷二十是雜著。

表示總結上文。

茶葉也無甚出奇，不過本山上出的

野茶，所以味是厚的，卻虧了這水是

汲的東山頂上的泉水，泉水的味，愈

高愈美，又是用松花作柴，沙瓶煎的

三合其美，所以好了。

例：例：把酒席擡上來！〔命令〕
你們沒血性的人！涼血種類的畜生！

〔冒罵〕

……
(1) 表示刪節。

例：宮保深盼閣下少候兩日，等白太尊到，商酌一切……云云。

(2) 表示意思不盡。

例：白妞是何許人說的是何等樣書？爲甚一紙招貼，便舉國若狂如此？……

(1) 表示忽轉一箇意思。

例：沈歸愚選的「古詩源」，將那歌謠與詩混雜一起，也是大病。王漁洋「古詩選」亦不能有當人意；算來還是張翰風的「古詩錄」，差強人意——莫管他怎樣呢，且把古人的吟詠，消遣閒愁罷了。

例：(2) 表示夾註。

例：當那吳舉人到府衙門請見的時候，他女兒——于學禮的媳婦——也跟到衙門口，借了延生堂的藥鋪裏坐下，打聽消息。

例：(3) 表示總結上文幾小段。

例：同治十三年甲戌爲第一變；光緒十年甲申爲第二變；甲午爲第三變；甲辰爲第四變；甲寅爲第五變——五變之後，諸事俱定。

(1) 表示會話話語的起結。

例：子平道：「請教這曲叫甚麼名兒？何以頗有殺伐之聲？」黃龍子道：「這曲叫「枯桑引」，又名「胡馬嘶風曲」，乃軍陣樂也。凡鑾駕所奏，無和平之音，多半淒清悲壯，其至急者，可令人泣下。」

「」

例：(1)表示會話裏的引語。

老殘嘆道：「鄙人並非無志功名；一則性情過於疏散，不合字宜；二則俗說，「攀得高，跌得重，」不想攀高，是想跌輕些兒呢！」

例：(2)表示特別提出的名詞。

開了個藥方，叫做「加味甘桔湯」；用的是「生甘草，」「苦桔梗，」「牛蒡子，」「荊芥，」「防風，」「薄荷，」「辛夷，」「飛滑石，」八味；另加「鮮荷梗，」做引子。

例：(3)表示特別提出的字句。

先生要知「異」字當「不同」講，「端」字當「起頭」講，「執其兩端，」是說執其兩頭的意思。

◀ 請看宮禁意不想到的趣聞 ▶

清宮歷史演義

紀載清宮的

穢跡趣聞

儘情罄述

紀載清代的

專制惡毒

暢所欲言

※ 全書四十冊一錦套定價大洋二元 ※

上海廣益書局發行

發財！

致富！▲是人人歡迎的！

現在有條

發財的大道……致富的捷徑……請

諸君趕快進行……不要錯過。

簡便
實用

生財寶庫

書內詳述農藝工藝之製造方法成本輕微而獲利宏
厚如能依法製造……無不……

……馬上發財……面團團作富家翁也

全書洋裝二冊……定價大洋八角

老殘遊記目錄

第一章

土不制水歷年成患
風能鼓浪到處可危

第二章

歷山山下古帝遺蹤
明湖湖邊美人絕調

第三章

金綫東來尋黑虎
布帆西去訪蒼鷹

第四章

宮保愛才求賢若渴
太尊治盜疾惡如仇

第五章

烈婦有心殉節
鄉人無意遭殃

第六章

萬家流血頂染猩紅
一席談心辯生狐白

第七章

借箸代籌一縣策
納糧開訪百城書

第八章

桃花山下遇虎
柏樹峪雪中訪賢

第九章

一客吟詩負手面壁
三人品茗促膝談心

第十章

驅龍雙珠光照琴瑟
犀牛一角聲叶箏篴

第十一章

疫鼠傳殃成害馬

痢犬流災化毒龍

第十二章

寒風凍塞黃河水

暖氣催成白雲辭

第十三章

娉妮青燈女兒酸語

滔滔黃水觀察嘉謨

第十四章

大縣若蛙半浮水面

小船如蟻分送餒頭

第十五章

烈燄有聲驚二翠

嚴刑無度逼孤孀

第十六章

六千金買得凌遲罪

一封書驅走喪門星

第十七章

鐵礮一聲公堂解索

瑤琴三疊旅舍銜環

第十八章

白太守談笑釋奇冤

鐵先生風霜訪大案

第十九章

齊東村重搖鐵串鈴

濟南府巧設金錢套

第二十章

浪子金銀伐性斧

道人冰雪返魂香

老殘遊記

第一章

土不制水歷年成患

風能鼓浪到處可危

話說山東登州府東門外有一座大山，名叫蓬萊山。山上有箇閣子，名叫蓬萊閣。這閣造得畫棟飛雲，珠簾捲雨，十分壯麗。西面看城中人戶，煙雨萬家；東面看海上波濤，崢嶸千里。所以城中人士，往往於下午，攜尊挈榼，在閣中住宿。準備次日天明時，看海中日出，習以爲常。這且不表。

卻說那年有箇遊客，名叫老殘。此人原姓鐵，單名一箇英字，號補殘。因慕懶殘和尚煨芋的故事，遂取這一「殘」字做號。大家因他爲人，頗不討厭，契重他的意思，都叫他老殘。不知不覺，這老殘二字，便成了箇別號了。他年紀不過三十多歲，原是江南人氏。當年曾讀幾句詩書，

因八股文章不通，所以學也未曾進得。教書又沒人請他；學生意又嫌年紀大，不中用了。其先他的父親，官也是箇三四品的，因性情迂拙，不會要錢，所以做了二十年實缺府道，回家仍是典了衣服做盤費的。你想可有餘資給兒子應用呢？

這老殘既無祖業可守，又無行當可做，自然飢寒二字，漸漸的逼緊來了。正在無可如何，恰巧天不絕人，來了一箇搖串鈴的道士，說是曾受異人仙術，能治百病。街上人找他治病，百治百效。所以老殘就拜他爲師，學了幾箇口訣。從此也就搖箇串鈴子，替人治病餬口去了。

奔走江湖二十年來，這年剛剛走到山東古千乘地方，有箇大戶，姓黃名叫瑞和，害了一箇奇病，渾身潰爛，每年總要爛幾箇窟窿。今年

治好這箇，明年又在別處爛幾箇窟窿；歷經多年，沒有人能治得這病。每發總在夏天，一過秋分，就不要緊了。那年春天，老殘走到這箇地方，黃大戶家管事的問他可有法子治這箇病？他說：『法子儘有，只是你們未必依我去做，今且略施小術，試試我的手段。若要此病永遠不發，也沒有什麼難處，只須依著古人方法，那是百發百中的。別的病是神農黃帝傳下來的，方法只有此病，是大禹傳下來的，方法後來唐朝有箇王景得了這箇傳授，以後就沒有人知道此方法了。今日奇緣，在下到也懂得這箇法子。』於是黃大戶家，遂留老殘住下，替他治病。說起來真也奇怪，往年是一處醫好，一處又潰了窟窿；今年雖然小有潰爛，卻是一箇窟窿也沒有出過。爲此黃大戶家，甚爲喜歡，看看秋分已過，病勢是不要緊了。大家因爲黃大戶不出窟窿，是十多年來沒有的事，異常快活，就叫了

箇戲班子，唱了三天謠神的戲。又在西花廳上，搭了一座菊花假山，今日開宴，明朝設席，鬧得十分暢快。

這日老殘喫過午飯，因多喝了兩杯酒，覺得身子有些困倦，就跑到自己房裏一張睡榻上躺著，歇息歇息。纔閉了眼睛，看外邊走進兩箇人來，一箇叫文章伯，一箇叫德慧生——這兩人是老殘的至友——一齊說道：『這般長天大日，你蹲在家裏做甚？』老殘連忙起身讓坐，說道：『我因這兩天，困於酒食，覺得怪膩的慌。』二人道：『我們現在要往登州府去訪蓬萊閣的勝景，因此特來約你。車子已替你雇了，你趕緊收拾行李，就此動身罷。』

老殘行李本不甚多，不過古書數卷，儀器幾件，收檢也極容易。頃刻之間，便上了車。無非風餐露宿，不久便到了登州，就在蓬萊閣下，覓了兩間客房，大家住下，也就玩賞玩賞海市的

虛情，蜃樓的幻景。次日，老殘向文德二公道：『人人都說日出好看，又杜工部詩云：「日出海拋球。」我們今夜何妨不睡，看看日出，何如？』二人說道：『老兄有此清興，弟等一定奉陪。』

秋天雖是晝夜停勻時候，究竟日出日入，有蒙氣傳光，還覺得夜是短的。三人開了兩瓶酒，取出攜來的殺饌，一面喫酒，一面談心，不知不覺，東方已漸漸放大光明了。——其實離日出尚遠，這就是蒙氣傳光的道理。

三人又略談片刻，德慧生道：『此刻也差不多時候了，我們何妨先到閣上頭去等呢？』文章伯說：『耳邊風聲甚急，上頭窗子太敞，恐怕寒冷，比不得這屋子裏暖和，須多穿兩件衣服上去。』

各人照辦了。又都帶了千里鏡，攜了毯子，由後面扶梯，曲折上去，到了閣子中間靠窗一張桌子旁邊坐下，朝東觀看，只見海中白浪如

山，一望無際；東北青煙數點。最近的是長山島，最遠便是大竹大黑等島了。那閣子旁邊，風聲呼呼價響，彷彿閣子都要搖動似的。天上雲氣一片價疊起，只見北邊一片大雲，飛到中間，將原有的雲，壓將下來，並將東邊一片雲，擠得越過越緊，越緊越不能相讓，情狀甚為譎詭。過了些時候，就變成一片紅光了。慧生道：『殘兄，看此光景，今兒日出是看不著的了。』老殘道：『天風海水，能移我情，即是看不著日出，此行亦不為辜負。』

章伯正在用望遠鏡凝視，說道：『你們看東邊黑影一綫，隨波出沒，定是一隻輪船，由此經過。』於是大家皆舉出望遠鏡，對著觀看。看了一刻，說道：『是的，是的，——你看有極細一絲黑綫，在那天水交界的地方，那不就是船身嗎？』大家看了一回，那輪船也就過去了。慧生還擎著望遠鏡，左右窺視，正在凝神，

忽然大叫：『噯呀！噯呀！你瞧那邊一隻帆船，在那洪波巨浪之中，好不危險！』兩人齊道：『在什麼地方？』慧生道：『你望正東北瞧那一片雪白浪花，不是長山島嗎？在長山島的這邊，漸漸來得近了。』兩人用望遠鏡一看，都道：『噯呀！噯呀！實在危險得極！幸而是向這邊來，不過二三十里，就可泊岸了。』

相隔亦不過一點鐘之久，那船來得業已甚近。三人用望遠鏡凝神細看，原來船身有二十三、四丈長，是隻很大的船。船主坐在舵樓之上，樓下四人專管轉舵的事，前後六枝桅桿，掛著六扇舊帆，又有兩枝新桅，掛著一扇簇新的帆，一扇半新不舊的帆。算來這船，便有八枝桅了。船身喫載很重，想那艙裏，一定裝著各項貨物，船面上坐的人口，男男女女，不計其數，卻無篷窗遮蓋風日。同那天津到北京三等客位火車一樣，面上有北風吹著，身上浪花濺著，又溼

又寒，又飢，又怕。看這船上的人，都有民不聊生的氣象。那八扇帆下，各有兩人專管繩腳的事，船頭及船面上，有許多的人，彷彿水手的打扮。這船雖有二十三、四丈長，卻是破壞的地方不少。東邊有一塊，約有三、四丈長，已經破壞，浪花直灌進去；那旁——仍是東邊——又一塊丈許長的水波，亦漸漸浸入其餘的地方，沒有一處無傷痕。

那八箇管帆的，卻是認真的在那裏照管；只是各人管各人的事，彷彿在八隻船上似的，彼此不相關照。那水手只管在那坐船的，男男女女隊裏亂竄，不知所做何事。用望遠鏡仔細看去，方知道他在那裏搜他們男男女女所帶的乾糧，並剝那些人身上穿的衣服。

章伯看得親切，不禁狂叫道：『這些該死的奴才！你看這船眼睜睜就要沈覆，他們不知想法補救著，早點泊岸，反在那裏蹂躪好人氣！』

死我了！」慧生道：「章哥不用著急，此船目下相距不過七八里路，等他泊岸的時候，我們上去勸勸他們便是。」

正在說話之際，忽見那船上殺了幾箇人，拋下海去，捩過舵來，又向東邊去了。章伯氣得兩腳直跳，罵道：「好好的一船人，無窮性命，無緣無故，斷送在幾箇駕駛人手裏，豈不冤枉！」沈思了一回，又說道：「好在我們山脚下，有的是漁船，何不駕駛一隻去，將那幾箇駕駛的人打死，換上幾箇，豈不救了一船人的性命？何等功德！何等痛快！」

慧生道：「這箇辦法雖然痛快，究嫌鹵莽，恐有未妥，請教殘哥，以爲何如？」老殘笑向章伯道：「此計甚妙，只是不知你帶幾營人去？」章伯憤道：「殘哥怎麼也這們糊塗！此時人家正在性命交關，不過一時救急，自然是我們三箇人去；那裏有幾營人來給你帶去？」老殘道：

「既然如此，他們船上駕駛的，不下二百多人，我們三箇人要去殺他，恐怕只會送死，不會成功。高明以爲何如？」

章伯一想，理路卻也不錯，便道：「依你怎麼樣？難道白白地看他們死嗎？」老殘道：「依我看來，駕駛的人，未會有錯，只因兩箇緣故，所以把這船就弄得狼狽不堪了。怎麼兩個緣故呢？一則他們走太平洋的，只會過太平日子，若遇風平浪靜的時候，他駕駛的情狀，亦有操縱自如之妙。不意今日遇見這大風浪，所以都毛手毛腳。二則他們未曾預備方鍼，平常晴天的時候，照著老法子去走，又有日月星辰可看，所以南北東西，尙還不大很錯，這叫做「靠天喫飯」。那知遇了這陰天，日月星辰，都被雲氣遮了，所以他們就沒有依傍，心裏不是不想望好處去做，只是不知東南西北，所以越走越錯。爲今之計，依章兄法子，駕駛漁艇，追將上去，他的

船重，我們的船輕，一定追得上的。到了之後，送他一箇羅盤，他有了方向，就會走了。再將這有風浪無風浪時駕駛不同之處，告知船主，他們依了我的話，豈不立刻登彼岸了嗎？」慧生道：「老殘所說極是。我們就趕緊照樣辦去。不然，這一船人，實在可危的極。」

說著，三人就下閣子，吩咐從人，看守行李物件。那三人卻俱空手，帶了一箇最進的羅盤，一箇紀限儀器，並幾件行船要用的物件，下了山。山脚下，有箇船塢，都是漁船停泊之處，選了一隻輕快漁船，掛起帆來，一直追向前去。幸喜本日刮的是北風，所以向東向西，都是旁風，使帆很便當的。

一霎時，離大船已經不遠了。三人仍擎著望遠鏡細看。及至離大船十餘丈時，連船上人說話，都聽得見了。誰知道除卻管船的人，搜括衆人財物外，又有一種人，高談闊論的演講。只

聽他說道：「你們各人，均是出了船錢坐船的，況且這船也就是你祖遺的公司產業，現在已被幾箇駕駛人，弄得破壞不堪，你們全家老小性命，都在船上，難道都在這裏等死不成嗎？就不想箇法兒挽回挽回呢？真真該死的奴才！」衆人被罵得啞口無言，內中便有數人出來說道：「你這先生所說的，都是我們肺腑中說不出的話。今日被先生提醒，我們實在感激得很；只是請教有什麼法子呢？」那人便道：「你們知道現在是非錢不行的世界，你們大家斂幾箇錢出來，我們捨出自己的本領，頓起精神，拌著幾箇人流血，替你們爭箇萬世安穩自由的基業，你們看好不好呢？」衆人一齊拍手稱快。

章伯遠遠遠的聽見，對二人說道：「不想那船上，竟有這等的英雄豪傑！早知如此，我們可以不必來了。」慧生道：「姑且我們將帆落下

幾葉來，必須緩追那船。看他如何舉動。倘真有理，我們便可回棹了。」老殘道：「慧哥所說甚是。依愚見看來，這等人恐怕不是辦事的人，只是用幾句文明辭頭，騙幾箇錢用是了。」

當時三人，便將帆葉落下，緩緩的尾大船之後。只見那船上人，斂了許多錢，交給演說的人，看他如何動手。誰知那演說的人，斂了許多錢去，找了一塊衆人傷害不著的地方，立住了脚，便高聲叫道：「你們沒血性的人，涼血種類的畜生，還不趕緊去打那箇掌舵的嗎？」又道：「你們還不把管船的一箇一箇殺了嗎？」那知就有不懂事的少年，依著去打掌舵的，也有去罵船主的，俱被那旁邊人殺的殺了，拋棄下海的拋棄下海了！」

那箇演說的人，又在高處大叫道：「你們爲什麼沒有團體？若是全船人一齊動手，還怕打不過他們嗎？」那船上就有老年曉事的人，

也高聲叫道：「諸位切不可亂動！倘若這樣做去，勝負未分，船先覆了，萬萬沒有這箇辦法！」慧生聽得此語，向章伯道：「原來這裏的英雄，只管自己斂錢，叫別人流血的！」老殘道：「幸而尚有幾箇老成持重的人，不然，這船更覆得快了！」

說著，三人便將帆葉抽滿，頃刻便與大船相並。篙工將篙子鉤住大船，三人便跳將上去，走至舵樓底下，深深唱了一箇嗟，便將自己的羅盤及紀限儀器等，取出呈上。舵工看見，也和氣便問此物怎樣用法，有何益處。正在議論，那知那下等水手裏面，忽然起了咆哮，說道：「船主！船主！千萬不可爲這人所惑，他們用的是外國羅盤，一定是洋鬼子差遣來的漢奸，他們是天主教，他們將這隻大船，已經賣與洋鬼子了，所以纔有這箇羅盤。請船主趕緊將那三人綁去殺了，以除後患。倘與他們多說幾句話，再

用了他的羅盤，就算收了洋鬼子的定錢；他就
要來拏我們的船了。」誰知這一陣嘈嚷，滿船
的人都爲之震動；就是那演說的英雄豪傑，也
在那裏喊道：『這是賣船的漢奸，快殺快殺！』
船主舵工聽了，俱猶疑不定，內中有一箇
舵工，是船主的叔父，說道：『你二位來意甚善，
只是衆怒難犯，趕快去罷。』三人垂淚，連忙回
了小船。那知大船上人，餘怒未息，看三人下了
小船，忙用被浪打碎的斷樁破板，打下船去。你
想一隻小小漁船，怎禁得幾百箇人用力亂砸？
頃刻之間，將那漁船打得粉碎，看著沈下海中
去了。

未知三人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